

魏
书

第八
册

魏书
第八
册

魏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李順

李順字德正趙郡平棘人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治有能名太祖定中原以系爲平棘令年老卒於家贈靈朔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才策知名於世神瑞中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始光初從征蠕蠕以籌略之功拜後軍將軍仍賜爵平棘子加奮威將軍世祖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爲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世祖乃止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二門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

統萬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右轉拜左軍將軍後征統萬遷前將軍授之以兵昌出逆戰順督勒士眾破其左軍及克統萬世祖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世祖善之至京論功以順爲給事黃門侍郎賜奴婢十五戶帛千匹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遷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加征虜將軍遷四部尙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世祖欲精簡行人崔浩曰蒙遜稱蕃欵著河右若俾遐域流通殊荒畢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尙書李順卽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固不宜先爲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爾曰之行豈吳王入覲也世祖從之以順爲太常策拜蒙遜爲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靈西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進爵高平公未幾復徵爲四部尙

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復使涼州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白順
曰年衰多疹舊患發動腰脚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
當相見順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祇執臣禮別有詔旨豈得
自安不見上使也蒙遜翌日延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箕坐隱几無
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今則覆亾之
不恤而敢陵侮天地魂神逝矣何用見之將握節而出蒙遜使定
歸追順於庭曰太常旣雅恕衰疾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
自安耳若太常曰爾拜爾跪而不祇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順益怒
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
公奉遵臣節降而拜受今君雖功高勳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雖
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如便偃蹇自大此乃速禍之道非圖久安
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何及哉蒙遜曰太常規之以古烈

懼之以天威敢不翹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禮畢蒙遜曰夫恃
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頃來征伐屢克境宇已博但當循理此民
亦足興治然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
區夏太宗承統王業維新自聖上臨御志盡四海是以戎車屢駕
親冒風霜滅赫連於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闢土開邊隸首不紀僵
屍截馘所在成觀除蕩暴虐存恤黎庶威震八荒聲被九域自古
以來用兵之美未有今日之盛是以遐方荒俗之氓莫不翹足抗
手斂衽屈膝天兵四臨昭德罰罪何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
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來
言則涼土之民亦願魏帝遠至何爲復遽驛告警不舍晝夜意君
之所言殆爲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扈違后啟而從
逆主咸懾逼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古而然豈獨涼民也順旣使

還世祖問與蒙遜復往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
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又綏集荒陬遠人頗亦畏服雖
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
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與敬者行之本未
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祿以臣觀之不復周矣世祖曰若如卿
言則效在無遠其子必復襲世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對曰臣略
見其子並非才俊能保一隅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
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世
祖曰朕今方事於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閒不足爲晚且
停前計以爲後圖旣而蒙遜死問至世祖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
則驗矣又言牧犍立其何妙哉朕尅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
匹廄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之巨細無所不參崔浩

惡之順凡使涼州十有二返世祖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遊宴頗有悖慢之言恐順東還泄之朝廷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覺得不聞徹浩知之密言於世祖世祖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世祖曰昔與卿密圖期之無遠但以頃年東伐未遑西顧桂苒之間遂及於此今和龍既平三方無事比繕甲治兵指營河右掃蕩萬里今其時也卿往復積歲洞鑒廢興若朕此年行師當尅以不順對曰臣疇日所啟私謂如然但民勞旣久未獲寧息不可頻動以增勞悴願待他年世祖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議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與崔浩庭諍浩固執以爲宜征世祖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世祖與苻宗書以言其事頗銜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之所言虛實皆如此類初蒙遜有西域沙門曇無讖微有方術世祖詔順令蒙遜送之京邑順受蒙

遜金聽其殺之世祖克涼州後聞而嫌順涼土旣平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云順昔受牧犍父子重賂每言涼州無水草不可行師及陛下至姑臧水草豐足其詐如此幾誤國事不忠若是反言臣護之於陛下世祖大怒眞君三年遂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爲世祖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世祖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由浩譖毀朕忿遂盛殺卿從兄者浩也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顯祖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謚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

長子敷字景文眞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爲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並以聰敏內參機密出入詔命敷性謙恭加有文學高宗寵遇之遷祕書下大夫典掌要切加前軍將軍

賜爵平棘子後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尙書中書監領內外
祕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
司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懸瓠降附于時朝議謂彼誠僞未可信
保數乃固執必然曰劉氏喪亂釁起蕭牆骨肉內離藩屏外叛今
以皇朝之靈兵馬之力兼并之會宜在於今況安都珍奇識機歸
命奉誠萬里小民元元企仰皇化今之事機安可復失於是眾議
乃同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數有力焉數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
朝者十有餘人弟奕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惡罪二十餘
條顯祖大怒皇興四年冬誅數兄弟削順位號爲庶人數從弟顯
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關亂公私同時伏法數兄弟敦崇孝
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爲北州所稱美
既至斯禍時人歎惜之

敷長子伯和次仲良與父俱死伯和走竄歲餘爲人執送殺之伯和有庶子孝祖年小藏免後敷妻崔氏得出宮養之至平涼太守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常敕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啟告然後渡之旣而使人平曉卒至津吏欲先告式使者給云我須南過不停此州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之與使俱渡使者旣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

式子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爲伯拜祕書中散雅爲高祖所賞稍遷散騎侍郎接對蕭衍使蕭琛范雲以母老乞歸養拜趙郡太守趙修與其州里修歸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惟憲不爲之屈時人高之轉授驍騎將軍尙書左丞長兼吏部郎中遷長兼司徒左長史定州大中正尋遷河南

尹參議新令於尙書上省永平三年出爲左將軍兗州刺史四年
坐事除名後以黨附高肇爲御史所劾事具高聰傳正光二年二
月肅宗講於國子堂召憲預聽又以子騫爲國子生四年拜光祿
大夫復本爵濮陽伯五年除持節安西將軍行雍州刺史尋除七
兵尙書加撫軍將軍孝昌初元法僧據徐州反叛詔憲爲使持節
假鎮東將軍徐州都督與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等討之會蕭衍
遣其豫章王綜據彭城俄而綜降徐州旣平詔遣兼黃門侍郎常
景詣軍慰勞賜憲驎驕馬一匹仍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
都督二年蕭衍遣其平北將軍元樹右衛將軍胡龍牙護軍將軍
夏侯亶等來寇壽陽樹等從下蔡軍於城之東北亶從黎衆而屯
於城南憲謂不先破元樹等則夏侯亶無由可尅乃遣子長鈞率
衆逆戰軍敗長鈞見執樹等乘之憲力屈以城降因求還國衍聽

歸旣至敕付廷尉三年秋憲女壻安樂王鑒據相州反靈太后謂鑒心懷劫脇遂詔賜憲死時年五十八永熙中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尙書令定州刺史謚曰文靜

子希遠字景冲早卒

子祖俊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希遠兄長鈞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希遠第二弟希宗字景玄出後憲兄性寬和儀貌雅麗涉獵書傳有文才起家太尉參軍事轉直後領侍御史遷通直散騎常侍尋爲東南道行臺瑯珍右丞與諸軍討賊於彭沛克之轉齊獻武王大行臺郎中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獻武王擢爲中外府長史爲齊王納其第二女希宗以人望兼美深見禮遇

出行上黨太守尋而遭疾興和二年四月卒於郡年四十贈使持節都督定冀滄瀛殷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殷州刺史諡曰文簡

長子祖昇武定末太子洗馬

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武定末國子祭酒兼給事黃門侍郎

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盛年十四國子學生以聰達見知歷大將軍府法曹參軍太宰府主簿轉中散大夫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曾爲釋情賦曰單闕之年無射之月余承乏攝官直於本省對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崢嶸感代序以長懷觀爽氣而軫慮寵樊之念旣多寥廓之想彌切含毫有思斐然成賦猶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也厠鄭璞於周寶編魚目於隋珠未敢自同作者蓋亦各言爾志云荷峻極之層構導積石之洪流有

馬形而謨舜亦龍德而史周爰相趙之鴻烈逮藩魏之優遊爲衢
樽於上葉號木鐸於前修若篆龍之不隕似窮桑之世濟故抱玉
而懷珠且滋蘭而樹蕙或舟楫以匡時或棲遲以卒歲尙無忝於
先人諒貽厥於來裔書金冊以葳蕤布銀繩而昭晰清風忽其緬
邈啟皇祖於庚寅

李伯仁上東門銘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條風動物月值孟春王武子詩曰於顯我王緝秉斯民俊明有德嚴恭惟寅

逢軒教

之方洽遇周命之惟新譬龍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若勝庭之
五傑似不速之三人協嗜欲於將至豈物色而方臻荷天寵以來
儀步康衢而騁力如乾元之利貞若坤四之方直內弼諧於本朝
外闢土於殊域乘紫氛以厲羽負青天而鼓翼旣公侯之必復亦
慶緒之所融績並樹於八凱道俱升於二宮遂遵流以至海且因
岳而爲嵩同羽儀於班氏均載德於楊公何日月之逾邁引寒暑
而相終委晉會於弱齒遺堂構於微躬嗟蒙昧之無取故告舍而

不及已漢落而少成又擁腫而無立愧精堅於百鍊慙忠信於十
邑非珪璋之特達詎芳菲之易襲未砥礪以自進寧琢磨而成章
乖宋子之萬字異應生之五行不請觀於石室豈借書於晉皇求
班莊而不遂況蔡文之可望參四科其未獲入三選而誰許本無
聲於梁魏故未聞於陳汝居玉石以多迷宅顯晦而乖所旣無懷
於四至安有情於再舉雖衣冠之末胄而世祿之緒餘等渤海之
乘雁類九畿之逃魚處江淮而不變對朝市而閒居空闔門以靖
軌非論道而修書少賓客於季彥謝朋交於太初在正光之御歷
實明皇之拱已曾問政於上學著爲君而我齒叫閭人以望予遂
陟降於庭止同崔駟之謁帝若謝兼之來仕逮孝莊之入統乃道
喪而時昏水羣飛於溟海火載燎於中原延膠船而越水若朽索
而乘奔玉羊失而無御金雞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難橫流且其

云始旣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基峙睇三綱之曰紊見四維之不
理顧茂草以傷懷視匪車而思起雖風雨之如晦亮膠喈而不已
自牽役於宰朝實有懷於胥恥在下僚而栖屑願奮迅於泥滓睠
故鄉以臨睨悵有動於思歸越來流以鼓枻遡北風而結駢入成
都之舊宅反觀津之故扉乃曲肱而不悶信抱甕而無機且耕而
食且蠶而衣恆一日以自省亦三月而無違遊仁義之肴覈採墳
素之精微誠因閒而養拙亦有樂於嘉肥及句芒御節姑洗之首
散遲遲於麗日發依依於弱柳鳥聞關以呼庭花芬披而落牖聽
乃越於笙簧望有踰於新婦襲成服以逍遙願良辰而聊厚乃席
壚而踞石遂嘯僊而命偶同浴沂之五六似禊洛之八九或促膝
以持肩或援笙而鼓缶賓奉萬年之觴主報千金之壽各笑語而
卒獲傳禮儀於不朽斯蓋先民之所樂而余心之所守也至於少

吳爲帝庚辛處躔視墟里之蕭蕭過寒夜之綿綿積霜靄於近援
起次寥於遠天思多端以類長若臨水而登山幸出遊之或寫冀
觀濤之可蠲遂杖策緩步或漁或田弋鳬雁於清溪釣魴鯉於深
泉張廣幕布長筵酌濁酒割芳鮮起白雪於促柱奉綠水於危弦
賦湛露而不已歌驪駒而未旋跌蕩世俗之外疏散造化之間人
生行樂聊用永年悟柱下之稱工聞首陽之爲拙既有惜於苾懸
且自悲於井渫訪鄭詹之格言求季主之高說去衡門以策駟望
象魏而投轍服毳衣以從務乘大車而就列比汗海而無紀喻江
河而有缺睠重地而懼深念索米而慙結運有折於玉斗時忽亾
於金鏡始蒙塵以播蕩卒流彘而居鄭彼上天之降鑒實下民之
請命因艱難以隆基據殷憂而啟聖調南風以負屨居北辰而爲
政創彝倫於九疇班平章於百姓喻繩契以論蹤援成昭而比盛